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一九九六年曼谷「亞歐會議」的後續發展

Developments Since the 1996 Asia Europe Meeting in Bangkok

doi:10.30390/ISC.199803_37(3).0003

問題與研究, 37(3), 1998

Issues & Studies, 37(3), 1998

作者/Author : 湯紹成(Shao-Cheng Tang)

頁數/Page : 35-4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98/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3_37\(3\).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3_37(3).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一九九六年曼谷「亞歐會議」 的後續發展

湯 紹 成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所副研究員)

摘 要

自一九九六年三月在曼谷所舉辦的第一屆亞歐會議（Asia Europe Meeting, ASEM）以來，已在此架構之下陸續舉行了多次部長級會議以及專家會議，同時還在新加坡成立的亞歐基金會（Asia Europe Foundation, ASEF），以及改善了亞歐大陸橋的營運狀況，對於亞歐關係的發展，助益良多，使亞歐關係的發展邁入了新紀元。本文將詳述第一屆亞歐會議以來的發展，而且在今（一九九八）年四月第二屆亞歐會議在倫敦召開之前，對此會議的重要性予以評估。

關鍵詞：亞歐會議、亞歐基金會、亞歐論壇、亞歐合作理事會、亞歐大陸橋

* * *

壹、前 言

環顧後冷戰時期至今的世界局勢，經濟建設與經貿發展已取代以往國家集團之間以及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抗，成為世界發展的主要趨勢，各國之間新形式的競爭與合作以及國際分工的日趨精密化，導致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增加，各國對於其經貿、財政與金融等政策無法獨自處理的狀況也日益明顯。因此，多邊貿易體系的建立、國際政治秩序的重整，以及全球性文化體制的產生，已成為當前跨世紀的三大世

界潮流。①從另一角度觀之，當前世界全球化（globalization）、區域化（regionalization）與集團化的發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②而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歐洲聯盟（EU）與亞太地區儼然已成為當前世界三大政治與經貿中心。

基於歷史的原因，北美與歐洲藉由北約（NATO）與七國高峰會議（Group of Seven, G7），以及北美與亞洲經由亞太經合會（APEC），再加上美歐與美亞雙方長年的交往，比如雙邊的文經協定與防衛條約等，都已建立了相當緊密的政經與文化關係。③同時，美國也許計畫將北美自由貿易區與歐盟結合成「跨大西洋貿易區」（TAFTA），另外，在美國的主導之下，北美自由貿易區也希望與亞太經合組織融合成「亞太自由貿易區」（APFTA）。

面對這種情勢的發展，相形之下只有歐洲與亞洲的關係比較薄弱。④雖然歐盟與東協之間早自一九七二年起建立了雙邊諮詢與合作的關係，但是基於地理的位置以及東協地區的落後狀況等因素，雙方的關係發展有限。可是，當前亞洲的興起無疑是極為重要的事實，⑤而且近年來亞太地區的經濟與外貿發展迅速，其與歐洲的雙邊關係已日益增強。依照統計，自一九九二年起，歐盟與亞太地區的貿易額已超過其與北美地區的貿易額度，而且這種狀況還有繼續發展的趨勢。⑥

貳、第一屆亞歐會議

有鑑於上述世界局勢的發展，歐盟執委會曾於一九九四年七月擬訂了「走向亞洲新戰略」，並強調歐亞雙方應該建立穩定與平等的關係。同年十月，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訪問法國時，也建議歐洲與東亞應該進行高層對話，隨即獲得東協（ASEAN）各國熱烈的迴響。在幾經協商之後，歐盟十五國與東協七國，再加上歐盟執委會、大

註① Proceedings, The Forum of Venice, Venice, Giorgio Cini Foundation, January 18~19, 1996, p. 19；文匯報（香港），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版A四。

註② Andrew Wyatt-Walter, "Reg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Economic Order,"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74~121.

註③ Miles Kahler and Werner Link, *Europe and America: A Return to Histor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6), pp. 72~106; Gerald L. Curtis, e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Asia: Challenges for US Policy* (New York/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4); Tommy T. B. Ko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 Asia: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6), pp. 1~89.

註④ Elke Thiel, *Die Europaeische Union* (Muenchen: Bayerische Landeszentrale fuer politische Bildungsarbeit, 1997) pp. 249~251; Barbara Dreis and Susanne Nicolette Strauss, "Die Aussenbeziehungen der ASEAN. Vom Juniopartner zum einflussreichen pazifischen Akteu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 13~14, 1995 (Mar. 24, 1995), pp. 16~17.

註⑤ Steven Radelet and Jeffrey Sachs, "Asia's Reemergenc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7, pp. 44~59.

註⑥ Gareth Api Richards and Colin Kirkpatrick, "Reorienting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Asia-Europ Meeting and Beyon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14th Sino-European Conference, Geneva, September 23~24, 1997, p. 6.

陸、日本與韓國共二十五國以及歐盟的代表，於一九九六年三月一至二日群集於泰國曼谷，舉行了第一屆亞歐會議。此次會議只花了一年半時間的籌備就順利舉行了，這顯示了亞歐雙方高度的相互需求。

第一屆亞歐會議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亞歐兩地領袖一個非正式的機會，藉以消除過去殖民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歧見與誤會，^⑦而東協並以主導區域整合的企圖心，希望打破長久以來美國壟斷國際資源的狀況，並藉機進一步吸引歐洲的投資以及進軍歐洲市場。此次兩天會議的議題內容包括：對於保護主義的認知、歐洲反傾銷法（Anti-Dumping Law）、對亞洲輸歐貨品的限制、雙方農產品貿易以及促進相互投資等等。此外，部分歐洲國家還希望加入人權與環保的問題，而人權的問題還是亞歐雙方主要的爭執點，其中包括印尼的東帝汶問題、中共的人權問題，以及緬甸軍人執政團迫害人權的問題等等，由此可見亞歐雙方各有所重。^⑧

由此次會議結束時的聲明可以看出，與會各方都十分審慎，且都盡可能以求同存異的心情，為建立經常性政治與經貿的溝通管道而努力，其內容包括加強政治對話、促進經濟合作以及其他方面合作等三大部分。^⑨在政治對話方面，與會各國代表都同意加強學術交流、促進安全合作、改革聯合國制度以及削減核武器等議題；在經濟合作方面則強調：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架構之下促進亞歐雙方的貿易發展，同時確定各相關的部長會議的召開；在其他方面則以科技、農業、能源、教育、環保、反毒、共同打擊犯罪以及文化交流為主要議題。

此次會議成果豐碩，尤其對於東南亞各國而言，各方都認為此次會議提升了該地區各國的國際地位。依照歐盟執委會主席桑特（Jacques Santer）的說法，^⑩亞歐會是建立橋樑，然後雙方才能公開與坦承地對話。可是，亞歐高峰會只討論原則性的議題，並不涉及具體的解決方法，這些技術性的問題，將由後續的部長會議來處理，並將由專業的工作小組來舉行磋商，以求達成共識。

參、亞歐會議的整體架構及其定位

基於上述全球化與區域化的發展趨勢，亞歐會議自有其特色，若以亞太經濟與合作組織以及歐洲聯盟來加以比較，則可略窺其梗概。

成立於一九八九年的亞太經合會也是一個當前時代的產物，目前，該組織已從一個鬆散的論壇轉變為一個有組織的會議，其決議也具有相當的約束力。在組織方面則包括負責決策的部長會議、執行決策的資深官員會議、處理經濟議題的委員會議、工

註⑦ 在東亞部分只有日本與泰國不曾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

註⑧ *China News*, Mar. 1, 1996, p. 9;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版十。

註⑨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Asia-Europe Meeting, Bangkok, March 2, 1996, in Jacques Pelkmans and Hiroko Shinkai, eds., *ASEM: How promising a partnership?* (Brussels: 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1997), Appendix, pp. 3~10.

註⑩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版A四。

作小組以及設置於新加坡的祕書處等，另外還有所謂的非正式領袖高峰會議，以凝聚各國之間的向心力與提高該組織的地位。^①雖然亞歐會議也有相類似的高峰會與各層級部長與專家會議（後詳），但是，亞歐會議並無專責的行政機構，一切政策的制訂與執行，都必須經由歐盟與亞洲各國的協調，其決議也大致只有宣示性的效果，因此，亞歐會議的結構更為鬆散，其效果也比較差。此外，亞太經合會已有議事的議程，但是亞歐會議尚無，這也顯示出此會議初創的特質。

再與歐洲聯盟相比，歐盟是由半個世紀前煤鋼聯盟單一項目的整合開始，經由歐洲共同市場而發展成為今日的歐洲聯盟，也就是由經濟聯盟而擴大為政治（包括軍事與安全）與貨幣聯盟。^②相對的，亞歐會議則是由政治、經濟以及其他方面同時發展的一個組織。這個時代的產物所反應的特色是，當前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牽涉的範圍更加廣泛，政治、經濟、科技與文化等等各個層面溢出（spill over）的狀況不斷增加，所以，只有多管齊下，才能提升競爭力以致發揮整體互利與發展的效果。

因此，由上述亞歐會議的聲明內容，就可將該會議的整體架構分為是政治合作，其中包括所謂的非政治性的「第二軌道」（Track Two）合作、經濟合作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等等，茲說明如下。但因篇幅所限，有關其他方面的計畫內容還包括：在泰國設立亞歐環境科技中心，在馬來西亞設立亞歐大學，青年交換計畫以及湄公河盆地發展計畫等，其詳細內容則從略。

一、政治合作

在政治合作方面，主要就是所謂的高峰會議。繼一九九六年曼谷大會之後，第二屆亞歐大會將於今（一九九八）年四月在倫敦舉行，第三屆則將在公元二〇〇〇年由漢城主辦。此外，首度亞歐外長會議也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二至十五日在新加坡舉行，^③此次會議的主要成就，就是以兩千一百萬美元在當地成立了亞歐基金會（Asia Europe Foundation, ASEF）以便進行文化交流的工作，這是亞歐會議論壇下第一個機構，未來還有可能轉變為一個國際組織。^④同時，會議也討論了湄公河盆地開發計畫，更加完善連接歐洲與亞洲的鐵路，建立亞歐大學，還有打擊犯罪、毒品與環保等問題，以及今年倫敦第二屆亞歐高峰會議的議程，與一項多邊投資協定等等。

有鑑於亞歐會議將產生巨大的整合力量，不少周邊國家也想加入。因此，在會中與會各國代表也為了新會員入會的問題爭論不休，其中涉及俄羅斯、波蘭、澳洲與印度等國。亞洲方面的會員國認為，歐亞雙方應可各自決定各該洲的新會員，而歐方則認為應以一致同意方式為之。以印度為例，此一南亞大國既非亞太理事會也不是東協

^{註①} 吳玲君，「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之組織特性及展望」，《東南亞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民國八十六年一月），頁六八～八一。

^{註②} Elke Thiel, *Die Europäische Union*, pp. 11～45.

^{註③} *China News*, 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三日, 版五; 星島日報,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三日, 版A三; 大公報,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四日, 版A五; 星島日報,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六日, 版B二。

^{註④} 大公報,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六日, 版A三。

的會員國，但是，其地理位置、與歐洲的經貿重要性、民主化的程度以及其大英國協的會員國身分等等，足足符合加入亞歐會議的條件。但是，由於印度擁有相當數量的核子武器，若加入亞歐會議，則將會因核子擴散問題，而把區域性的問題提升至國際問題的層面，因此，多數歐洲國家都不願意印度加入國際組織。

再者，中共與馬來西亞則以澳洲與紐西蘭不是亞洲國家為由，堅決反對他們入會，而歐洲國家則支持澳紐入會。在歐洲方面，俄羅斯的意願雖高，但是其經改的狀況陷入泥沼，再加上東歐的國家也躍躍欲試，對於歐盟而言，凍結新會員的加入，可能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同時，東帝汶與緬甸的問題，也再度引起亞歐雙方的爭論，因為葡萄牙支持其前殖民地東帝汶的自決運動，堅決反對印尼的軍事鎮壓，同時，歐盟曾以禁止緬甸領導人訪問為其廣泛制裁政策的一部分。可是，多半的東協國家則強調以建設性的對話來緩和其局勢。^⑩最後，與會各國同意將此問題延至今年，因而並未影響會議的進行。

二、「第二軌道」的合作

第二軌道合作的產生也是亞歐會議的特色之一，因為，這種合作已經由實踐面的合作升級到理論的探討，當理論方面的一致性增加時，則更能促進與穩固亞歐雙邊關係的和諧發展。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士認為，亞太地區經濟的蓬勃發展，所謂的「亞洲價值」是極為重要的原因，其中包括印度教、佛教、回教以及中國的儒家思想等四大派系。^⑪因此，亞歐會議各國決定在歐亞兩洲擇一會員國每年輪流舉辦一次所謂的「亞歐論壇」（Asia Europe Forum），專門來探討所謂價值的問題，至今已舉行過兩屆。第一屆曾於一九九六年一月在義大利威尼斯舉行，是所謂的「威尼斯論壇」（Venice Forum），這主要是因為威城是馬可波羅的出生地，也是長久以來亞歐交往的橋樑，對於亞歐雙方的交流具有象徵性的意義，而第二屆則是曾於去（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於馬尼拉所舉行的「馬尼拉論壇」（Manila Forum）。

「亞歐論壇」的主題都是價值、文化與科技交流，再以參與此會議的人員只限於學者、記者與作家以及企業界代表等等觀之，就可以瞭解此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藉由學者專家對於上述議題的討論，以增進亞歐雙方互相對於其基本價值的瞭解，進而凝聚共識，再藉由媒體與著作家的傳布以及企業界實際的推動，以達到減少誤解與改善雙方經貿與政治關係的最終目的。

從威尼斯論壇結束時所發表的所謂「威斯頓訊息」（The Message of Venice）可以得悉，^⑫與會的亞歐各國代表一致認為，亞歐各國對於雙方價值不同的認知與判斷，絕對不是雙方關係發展的障礙，而加強促進亞歐雙方經濟、科學與文化各方面的

註⑩ 大公報，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五日，版A三。

註⑪ Understanding Asian Values (Brussels: 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1996), pp. 8~22.

註⑫ “The Message of Venice,” Proceedings, The Forum of Venice, 1996, p. 234.

發展，將可增進雙方人民的福祉，進而達到促進世界和平的目的。為達此目的，除了增進菁英分子的相互交流與瞭解以外，還必須將此推廣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因此，與會代表敦促即將在曼谷參加亞歐大會的各國領袖，對於此項建議多所著墨。

同樣的，去年的「馬尼拉訊息」(Message of Manila)將提供給今(一九九八)年四月於倫敦所舉行的第二屆亞歐會議的各國元首參考，以為該會議的基本討論資料之一。而在馬尼拉訊息，中亞歐學者都認為，雖然在文化與社會方面，雙方仍存有相當的差異，但是在政府的主要政策方面，相互趨同(convergence)的傾向不斷增加。這主要是因為自一九九六年威尼斯論壇以來，亞歐雙方的互信與平等對話以及相互的依存程度都一直在加強之故，因此，一個亞歐關係的新時代已經來臨。訊息中還強調，除了政府之間的交往以外，民間的交流以及增進年輕人的相互認識，雙方中小企業的合作，均為極重要的工作。因此，一個第二軌道的機構應該立即設立，其中包括亞歐大學以加強語言以及商業方面的專門訓練。

除了亞歐論壇以外，亞歐會議還成立了「亞歐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Asia-Europe Cooperation, CAEC)，主要目的是想藉由亞歐雙方學者與政策專家(policy specialist)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共同研擬亞歐會議未來發展的方向。其執行委員會是由亞歐共十二個著名的智庫所組成，分別由東京的「日本國際交流中心」(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JCIE)以及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負責亞歐各方的執行工作。^⑩但是，由於有非會員的澳洲智庫參加，亞歐會的相關負責人不願將其納入為該會的機構，因此，亞歐合作理事會只有以獨立的分析報告方式在會外來支持亞歐會議。

三、經濟合作

在經濟合作方面，自一九九六年亞歐會議以來的主要會議包括：(一)非正式資深官員貿易與投資會議(SOMTI)；(二)政府與私人集團投資促進會議；(三)經濟部長會議；(四)財政部長會議；(五)企業會議；以及(六)企業論壇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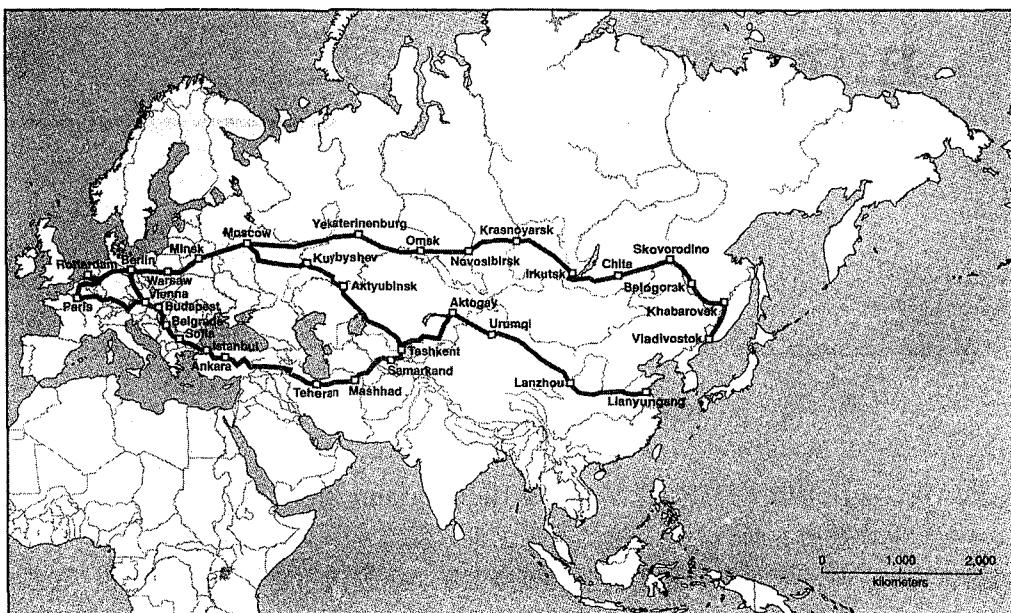
首屆新歐亞大陸橋區域經濟開發國際研討會於一九九六年五月七～九日在北京舉行，^⑪共有三十餘國與世界各大經貿組織、聯合國以及歐盟的四百餘位代表與會。會

註^⑩ 除以上兩個智庫分別由 Tadashi Yamamoto 以及 Gerald Segal 負責之外，還包括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suf Wananda) Jakarta, Ilm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stitute (Han Sung-Joo) Seoul, Institute for Asia-Pacific Studies (Zhang Yunling) Beijing,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Tommy Koh) Singapore, School of Pacific-Asian Studies (Stuart Harris) Canberra, European Institute for Japanese Studies (J. P. Lehmann) Stockholm,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F. Godement) Paris, German Society for Foreign Affairs (Hanns Maull) Bonn, It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sare Merlin) Rom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ohn Roper) London 等。見 Jacques Pelkmans and Hiroko Shinkai, eds., *ASEM: How promising a partnership?* (Brussels: 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1997), p. 9, 以及 Appendices, pp. 11~12.

註^⑪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日，版九。

議主要討論自大陸的連雲港直至荷蘭的鹿特丹全長一萬一千公里的鐵路，自一九九二年底貨櫃業通車以來所面臨的問題，其中包括貨運費率與關稅，鐵軌距離不同的調整以及糾紛仲裁與資金來源等等，以期克服障礙，徹底開發其潛力。^①會議還通過了由中國新歐亞大陸橋促進會、歐中商務合作中心等組織所提有關設立「亞歐經濟開發論壇」的提議。^②

當前歐亞大陸橋



資料來源：*EIR Special Report*, ibid. p. 80

有鑑於上述歐亞大陸橋的問題，亞歐會議再於一九九六年六月下旬在大陸深圳召開了有關國家海關官員會議，並同意協調共同行動，以打擊販毒與走私等犯罪活動。同時，馬來西亞還具體建議興建一條連接新加坡與昆明的鐵路，跨越整個中南半島，再與歐洲鐵路接軌。^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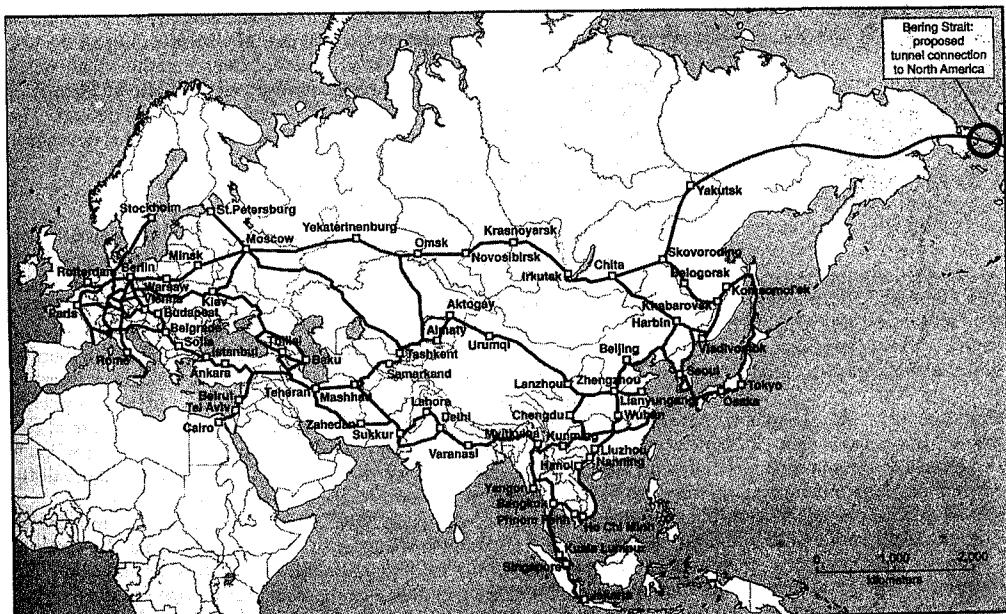
此次會議的意義十分重大，因為亞歐大陸橋不但可將各種投資項目引入內陸地區以及中、西亞，更縮短了亞歐兩洲之間的距離，除了可以開發新資源，同時還可以創

註① “Organizing railway transportation along the Eurasian Land-Bridge,” in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EIR) Special Report, The Eurasian Land-Bridge: The ‘New Silk Road’ – locomotive for worldwide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EIR News Service, Inc., January 1997), pp. 69~70.

註②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版A四。

註③ 光明日報，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八日，版三。

未來歐亞大陸橋



資料來源：*EIR Special Report*, ibid. p. 5

造新的適當居住環境，對於促進亞歐腹地（Hinterland）的發展貢獻良多。

在貿易與投資方面，亞歐會議的成果也十分豐碩。一九九六年七月上旬，根據泰國的建議，亞歐國家官方與私營企業的聯合工作小組會議在曼谷召開，草擬一份投資促進方案，以加快兩大洲之間的投資與貿易的步伐。^②同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亞歐會議貿易與投資非正式高級官員會議於布魯塞爾舉行，主要討論了如何加強亞歐之間的經貿合作問題，會議並同意制訂「亞歐貿易便利行動計畫」。^③一九九六年十月中旬，「亞歐貿易論壇」首次在巴黎舉行，會議主要討論了亞歐國家在基本建設、金融服務、資訊交流等等的合作問題。同年四月，在北京也曾召開亞歐技術合作專家會議。

在商務方面，首屆亞歐商務會議於去年七月八至十日於印尼雅加達召開，主要是加強亞歐兩洲之間的商務伙伴關係，並討論中小企業的發展、促進投資與發展基本設施等等。^④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九日首屆亞歐財政部長會議在曼谷登場，^⑤會議主要在促進亞歐之間貨幣與金融的合作關係，也同時為因應月前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討

註^② 光明日報，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八日，版三。

註^③ 人民日報，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版三。

註^④ 人民日報，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日，版七。

註^⑤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十九日，版七。

論歐洲單一貨幣歐元（Euro）對於亞洲以及世界將所產生的影響。

為建立亞歐雙方經濟合作的基礎，首屆亞歐經濟部長會議於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假日本千葉縣幕張舉行，[◎]主要討論亞歐雙方貿易自由化以及投資交流問題，其議程還包括討論世界貿易組織開放全球金融服務業市場的問題。在會議結束時的聲明中強調，亞歐雙方應確立市場經濟、實行開放性的區域合作、民間與政府應協調行動、遵循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以及充分尊重兩地區經濟的多樣性等原則。大會並決定下一次經濟部長會議將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在德國柏林舉行。[◎]

由以上的各項會議可以得悉，在短短的不到兩年的時間當中，亞歐雙方對於消除雙方貿易障礙，以及促進經貿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到底亞歐之間社會的結構與科技、經貿發展的程度差異甚大，如何繼續以尊重主權與平等對待的方式，循序漸進的發展雙邊關係，仍有待雙方進一步的努力。

肆、問題與困難

雖然亞歐會議的發展迅速，可是，人權問題始終還是亞歐國家之間爭論的要點。[◎]依照歐盟執委會官員以及英國外相庫克（Robin Cook）的看法，緬甸的軍人執政團殘害人權而且與國際販毒組織掛勾，因此，歐方拒絕邀請緬國代表參加今年在倫敦所舉辦的第二屆亞歐會議。他們並且強調，加入東協並不代表自然有權參加亞歐會議，這還必須經過歐盟各國的同意。

面對此一狀況，東協的現任主席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Mahathir bin Mohamad）則於去年九月初提出警告，如果歐洲國家不邀請東協新會員緬甸參加的話，這將是對於東協的岐視，他將會主導所屬會員國來杯葛該次會議。因為發展中國家大都認為，人權問題首先是生存權與發展權的問題，亞歐雙方得以人權問題對話，但是，歐方不得以此問題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目前東協國家的態勢尚未完全明朗，但這已表明亞歐雙方嚴重的歧見。

再者，由於亞歐雙方的經濟發展水準相差甚遠，在經貿上雖有相當的互補性，但是，不平等的地位仍將容易產生摩擦。比如直接投資，歐方要求更多的便利與自由，亞洲國家是否願意配合？而後者所要求的技術轉讓，歐方是否願意？

再以亞歐會議的會員國來觀察，歐盟是當前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一個經濟與政治聯盟，或可稱之為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 Organisation），各會員國都必須將部分主權轉讓給歐盟，而歐盟所制訂的政策對於各會員國也具有相當的約束力。反觀亞洲的會員，其主要是由東協的成員所組成，而東協則只能算是一個比自由貿易區

^{註◎} 星島日報，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版B二；自由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版六；光明日報，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版三；經濟日報（北京），一九九七年九月三十日，版四。

^{註◎} 人民日報，一九九七年九月三十日，版七。

^{註◎} *China News*, 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一日, 版九;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 3, 1997, p. 7; 明報, 一九九七年九月三日, 版A二十。

(計畫將在二〇〇三年成立)還要鬆散的一個國際組織，再加上中共、日本與韓國以及未來的印度等非東協會員國，與歐方會員國比較起來，在凝聚共識方面相對就會比較困難。

因此，亞洲方面的會員國家比較傾向於將亞歐會議定位為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而不是兩個集團的組合，以免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可是，整合程度較高的歐方成員自然不以經濟整合為滿足，而希望能更進一步達到相當程度的政治整合，以致造成亞歐雙方的明顯差異。因此，原先在曼谷所訂下的政治方面的議題，所獲得的成果有限，而在經濟方面的成就則比較大。

此外，美國雖然未參與亞歐會議，但是，美國主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就是主宰了歐洲的安全。再者，美國也在日本與韓國駐有數萬大軍，對於亞洲的安全也起著決定性的影響。^①因此，雖然亞歐各方都樂見沒有美國的參與，但是，在安全政策方面的效果則大打折扣，相對的，美國對於亞歐雙方的經貿、政治與文化的發展也已日漸感到不安。

至於我國方面，政府的相關部門也早已注意到亞歐會議的發展，只是基於中共的阻擾，而被拒於門外，但是，在去年的馬尼拉論壇，則有我方人士參與，成為我國正式參與亞歐會議的開端。^②

伍、結論

亞歐會議的十個亞洲會員國中，只有日本與泰國不曾是歐洲國家的殖民地，而此會議顯示，東南亞與東北亞地區各重要國家也藉此會議結合在一起，形成與歐洲競爭的東亞集團，而歐洲也正式承認亞洲是一個平等的伙伴，雙方已為建立亞歐新伙伴關係成功地邁出了一大步。

亞歐會議的召開，將使其與美歐、美亞等三大經濟體之間的關係更往平衡的方向發展，三方都將具有比較公平競爭的基礎，這對於亞洲國家而言，不啻為最大的收穫之一。同時，亞歐大陸將有幾條鐵路相通，對於雙方的關係的改善，必定產生很大的效果，這也是美洲與歐洲以及美洲與亞洲所望塵莫及的。因此，亞歐雙方若能盡量克服上述的困難，兩大地區關係發展的前景看好。

(收件：87年3月6日，修正：87年3月19日，接受：87年3月24日)

註^① Francois Godement, Jean-Pierre Lehmann, Hans Maull, and Gerald Segel, "Pluses and Minuses in Cooperation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19, 1996, p. 8.

註^② 聯合報，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二日，版九；除作者有幸參加馬尼拉論壇外，還有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長賴幸媛女士。據數位與會者稱，一九九六年威尼斯會議時，我方也曾利用管道試圖申請參加，但因中共強烈抗議（當時台海飛彈危機）而遭拒絕。但是，九七年的情況大為改善。據主辦單位稱，中共方面對於我方人員以 Chinese Taipei 的名義參加並無異議，在場的中共與會者也持相同意見，並稱此乃非政治性的學術會議，而且參加者也並非以國家代表的名義出席。

Developments Since the 1996 Asia Europe Meeting in Bangkok

Shao-Cheng Tang

Abstract

Since the first Asia Europe Meeting (ASEM) was held in Bangkok in March 1996, several ministerial and expert meetings have followed suit. Additionally, through the founding of the Asia Europe Foundation (ASEF) and improvement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Eurasian Land-Bridge, Eurasian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new epoch.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and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s since the first Europe Asia Meeting in anticipation of the second Europe Asia Meeting, which will be held in London in April 1998.

Keywords: Asia Europe Meeting, ASEM, Asia Europe Foundation, ASEF, Asia Europe Forum, Council for Asia-Europe Cooperation, CAEC, Eurasian Land-Bridge